國朝列卿紀

國初翰林院學士承旨兼學士講讀學士直學士年表

潘廷堅 南直隸當塗人歸附天兵壬寅年拜侍講學士階嘉議大夫以老致仕

陶　安 南直隸當塗人歸附天兵吳元年任學士洪武元年陞江西行省參政卒追封姑熟郡公

朱　升 南直隸休寧人國初薦舉吳元年拜侍講學士尋陞翰林院學士二年以老致仕

范　常 南直隸滁州人國初徵舉洪武元年任直學士兼太常寺卿本年以老疾免

秦裕伯 北直隸大名人故元鄉中洪武元年拜侍讀學士二年降待制

危　素 江西金谿人故元學士歸附天兵洪武元年任侍講學士二年改弘文館學士

王　時 [illegible]人故元學士洪武元年拜侍講學士

張以寧 福建古田人故元學士洪武元年任侍讀學士二年使安南卒

詹同　直隷婺源人薦舉洪武元年任直學士二年陞侍
讀學士六年陞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七年致仕

宋濂　浙江浦江人國初徵聘洪武二年任翰林院學士降編修
六年陞侍讀學士九年陞學士承旨十年致仕十二年安
置於茂州
十四年卒

陳桱　浙江奉化人國初舉明經洪
武二年任直學士本年致仕

熊鼎　江西臨川人國初附王師洪武二年任翰林院
學士六年左遷大同衛經歷後爲叛臣所害

魏觀　湖廣蒲圻人國初薦舉洪武三年
任侍講學士本年陞國子祭酒

樂韶鳳　直隷全椒人國初功臣歷兵部尚書洪武六年改侍講學
士八年以疾免九年起國子司業十二年陞祭酒尋致仕
二十三
年卒

宋訥　北直隷滑縣人薦舉洪武十三年任
學士詳國子祭酒

李翀　山西壺關人洪武初薦舉十五年任
侍講學士十八年陞浙江右布政

劉三吾 湖廣茶陵人洪武初薦舉二十二年任學士二十五年罷二十六年復爲學士三十年下獄

葛鈞 河南洛陽人洪武中舉明經二十二年任侍講學士本年降國子助教尋復職二十四年復降助教

李遜 北直隸景州人洪武中鄉舉二十二年任侍講學士

高遜志 直隸蕭縣人洪武中鄉舉三十一年任侍講學士歷太常寺少卿

方孝孺 浙江寧海人洪武中薦舉革除元年任文學博士死靖難

董倫 山東東昌府恩縣人世居宛平縣洪武中薦舉革除元年召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四年免

王景 浙江松陽人洪武中薦舉洪武三十五年任學士永樂四年致仕

解縉 江西吉水人進士洪武三十五年任侍讀學士永樂二年陞翰林院學士掌院詳內閣

王達 直隸無錫人洪武中薦舉永樂元年任侍講學士三年卒於官

武周文 順天宛平人明經永樂四年任侍講學士尋憫其老賜之休沐

胡廣　江西吉水人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掌院事直内閣歷文淵閣大學士

胡儼　江西南昌人鄉舉第二永樂八年以祭酒兼翰林侍講掌院事

黃淮　浙江永嘉人進士永樂十一年歷翰林院學士詳内閣

楊榮　福建建安人進士永樂十四年任翰林學士掌院事直内閣歷少師

金幼孜　江西新淦人進士永樂十四年陞翰林院學士兼右諭德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

楊士奇　江西廬陵人薦舉永樂十五年任翰林院學士詳内閣

翰林院學士講讀學士直學士行實

潘廷堅字叔聞直隷太平府當塗縣人先世業儒有聲江左廷堅性資穎拔博學强記元末教授鄉邦學者多從之遊會薦起爲富陽縣教諭歲乙未 高皇帝渡江駐蹕采石廷堅同李習陶安謁見遂命爲太平府教授明年金陵平召爲中書博士庚子補金華同知壬寅入拜侍講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政洪武四年起主會試事取俞友仁一百二十人廷堅爲人愼密謙約每參謨議爲 上所重

廖道南曰予觀太平志乃見天兵初臨耆儒入謁皆彬彬然多文學士視漢之酈生諸人尚變詐恃智巧者不侔矣

陶安字主敬直隸太平府當塗縣人幼穎敏有大志通判馬昂夫令賦喜雨詩立就奇之自是肆力問學博極羣書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道藝元至正甲申舉浙江鄉薦爲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講明朱陸之學乙未夏六月朔　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偕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生矣　上召見與語安因說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爾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長江天塹取而

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所向無敵何憂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
也　上甚悅從克建康授安天下興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
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
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安爲員外郎留參幕府會丁母
夫人憂戊戌服闋授行省都事掌中書兵房尋陞左司郎中贊
畫之功良多己亥　上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
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
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癸卯黃州平　上思得重臣以鎮
之曰無逾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賦稅省徭役民悅服之改
桐城令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率其民民皆樂

輸而用不乏適閩寇至攻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俟援兵至擒其衆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四境以寧　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年入　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擬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十二月命李善長等定律令以安為議律官戊申　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春正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　上曰適聞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

步渡長江而廻椅豈能遂哉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上因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宫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宫官乃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言不可忘也　上一日御東閣

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決去之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

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涓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圜丘之議若曰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皇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其方丘之議若曰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其宗廟之議若曰今擬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若曰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皆從之又上命議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安奏考諸禮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則不屋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雨則於齋

宮望祭　上是之又命定太廟時享之禮安同侍講學士朱升侍制詹同等奏按禮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各享於祖廟祀各廟者惟春爲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於三時合祭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言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　命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

容之　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本年四月遷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

上諭安曰卿自遇朕敷陳王業幕府軍旅裨益良多繼入翰林日聞讜論茲以江西地居上游可代汪廣洋者宜莫如卿安辭曰臣恐付託不效有孤渥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間此武夫之事儒生非所能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卿才宜是任吾豈私一人弗愛一方乎江西諸

郡縣初下安鎮定有法軍民帖然得推　恩追封其祖父父為
姑熟侯其年安有疾即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于
官　上聞之哀悼親為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追封為姑熟
郡公
詞林記云　高皇起應昌運陶安謁見期以王道决計趨金陵
嗣居帷幄英謨密議幽贊神明且言邪說害道其見逖哉弘遠
矣可不謂一代儒宗矣乎
朱升字允升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進
士陳櫟深器之元至正癸未聞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往學
焉既有得乃歸讀書紫陽祠中乙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壬

辰淮甸蘄黃兵起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遁竄著述不輟脫去俗學直造本真究極玄微單精大道丁酉夏六月　高皇帝遣元帥胡大海等至徽州路改徽爲興安府升以衛國鄧愈薦被徵入見顧問稱旨　上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遂參咨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無何乃陞爲本院學士特免其朝謁以優禮之七月命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　上親擊石磬命升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宫音爲徵音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宫音作徵音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

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聲和則八音諧和矣洪武元年二月乙卯　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覩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魄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兹矣三月辛未　命儒臣修女誡又諭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内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夫内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爲所惑卿等爲朕述女

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升受命纂輯二年三月戊戌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為楓林先生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子同為禮部侍郎

詞林記云予幼從石門大夫學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觀諸經旁註慨然興嗟以為道可印矣石門大夫仍復示以玄旨俞之精義乃令知朱允升之學要亦切當不可誣也

危素字大朴撫州金谿人與同郡葛將曾堅黄冔更相策勵從吳沉范槨遊遂知名薦入經筵為檢討仕元歷陞學士承旨參

祿大夫知制誥奏請加封朱考亭楊龜山李延平真西山蔡九峯從祀俱從其論洪武元年大將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授告身素與編修黃哻誓死於難有報國寺僧梓者救之乃免而哻竟死矣達乃以素歸　上雅聞素文學仍命爲侍講學士因進言宋朝諸陵爲元西僧所發以理宗頂骨爲飲器　上聞之惻然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無世讎既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是耶卽命守將吳勉訪索頂骨得之僧廬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給與亦以永穆陵圖來獻命掩瘞故處冬十月甘露降宋濂爲頌　上問素此何徵也素曰敬養耆老則降甘露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甘露降於松

陛下蚤老所致也宜以制幣冊告 宗廟頒於史館以示休問詩坐失朝免二年四月起原官未幾 命素及胡鉉雖稼王大中俱爲弘文館學士詳侍臣

王時字 人故元學士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命王時以白金三千兩令方國珍市馬洪武元年歸附天兵同危素錄用拜侍講學士其行實不可考

張以寧字志道其先河南固始人厥祖光祿大夫從王審知入閩遂居福建之古田少貧苦嗜學登元泰定辛卯進士初授黃巖州判官轉六合縣尹坐事免官十餘年至正中復起爲國子助教後遷侍制侍讀學士以寧有俊才博學善記元末遺老多

物故以寧獨擅名於時人呼為小張學士洪武元年　王師入
元都以寧與學士承旨危素學士王時等以故官來歸奏對稱
旨仍以為侍讀學士階朝列大夫知制誥特被寵遇二年己酉
與典簿牛諒奉使安南　上親製詩送之時安南王陳日煃偶
卒嗣君日熞遣其臣阮亮求詔璽以寧不許乃留居洱江俾諒
往其國諭以　朝廷威福彼遂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訃　上
親御翰墨為祭文命編修王廉主事林唐臣往將命事竣　上
御製詩八章并賜以璽書褒之北還卒於道中　詔有司還其
柩於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
使也襆被而往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

貝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

秦裕伯字景容直隷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曽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省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禄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爲辭說　上命爲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裕伯與學士朱升張以寧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丗

見寵待洪武二年降待制一日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人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後四年蜀地平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壽出知隴州李千官

詹同直隸婺源人薦舉洪武元年任直學士二年陞侍讀學士六年陞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詳後吏部

范常字子權直隷滁州人宋青山先生孟申孫也幼警悟嗜學淹貫古今夷粹無競篤於行義鄉里咸重之謂其有青山先生風至正甲午　太祖兵克滁駐蹕城中常以文學聞卽召見且問天下惡乎定常曰常聞之得天下有道在得人心夫好生惡殺天下人人之心今四海擾亂民鰓鰓懼不相保主公能以除亂救民爲心不妄虜戮燔燒俾令按堵內揀精銳之士半從軍半乘城且釋寬厚長者牧字之使衛耕守不爲他盜攻刼則四方之人雲合霧集天下不足定也　上大悦禮遇之從克和州常見諸將暴請曰使人捐棄骨肉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主公當有以處之　上卽召諸將切責凡軍中被驅婦女悉遣散於

是民大悅　上常與范常論兵常曰古者寓兵於農今兵興宜有制所下郡縣雖田野之人豈無材勇宜精加簡閱爲伍各設長貳典司之耕作隙則習肄毋懈事平之日聽其爲農如此則不煩坐食精兵可得數萬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其亦有古之遺也一日　上以羣雄未一命常爲辭禱帝辭有奉天征討慮兆合於天心等語甚稱　上意命典兵牘議取金陵乙未六月扈蹕渡江取太平授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皆預謀議自是下毘陵及取江南諸郡贊畫居多辛丑七月乙酉朔命爲太平知府旣至募民種藝時兵亂之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於　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私庾旣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

延師儒民甚安之　上嘉其績召入爲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又嘗紀滁和事蹟上之　上嘉悅洪武元年四月癸亥擢爲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無何以疾免尋起爲起居注復懇乞歸　上重念其老許致仕御製詩四章寵之賜宅一區於太平因家焉子祖仕至右通政改雲南左叅政

宋濂字景濂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金華爲浙名郡其地曰潛溪至濂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在娠七月而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

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其善記誦邀至別墅所閱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以一月爲荅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乃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其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其父乃携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濂即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

禮諸經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
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濂曰舉子業
不足思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濂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
之未幾悉得其閫奧自是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
公解館而歸濂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
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踐
膴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
濂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如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
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咨問於濂則援證古今斟酌
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之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

皆大儒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其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斯爲當時所稱許如此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出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初來

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嫡濂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乙亥冬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

觀奉書幣造門徵之濂曰昔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 詔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俱見 上尊重之建禮賢館以居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 命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陳友諒平乃撰平江漢頌 上大録賞十月奉旨入內授 皇太子經誠明儼恪過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濂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濂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乙巳正月 上御端門

與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　上語賞賚濂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召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濂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臥疾　上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繼聞在告乃憂形於色曰宋起居誠篤之士不殺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乃謂侍臣曰爾往傳命俾歸金華山父子

祖孫懽然同聚疾必速愈愈且速造朝　國家文翰庶有賴哉
乃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
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　賜書答其
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
俗言教之是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
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上每與羣臣言其淳謹
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吳元年二月設三局一曰律局二曰
禮局三曰誥局徵儒士徐大章梁寅分寘各局以濂等領之既
而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　詔修元史爲總裁官兼修

禮書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將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質之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濂等進講大學至有土有人反覆陳說　上曰人君國之本德厚則人懷民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愛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六月詔江南諸郡凡稱大家者悉赴京師已而畢集闕下引至大庭　帝親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綱紀法度租賦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數千百言又恐民或遺忘不能詳記因刻爲書以印本分賜之是月十三日庚午

帝御奉天門濂與詹同王禕起居注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諭斯民之意乎王禕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之三代而下爲人主者但知爲治不知爲教今　陛下主天下爲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子弟此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帝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濂起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仲宗實來京親承訓諭嘗爲臣言　陛下教之之旨情意備至今還鄉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家各有是書以宣廣聖意矣七月元史成其功居多賜金幣有差其筆削倣春秋未著順帝不綱風憲皆爲不備之猶將帥盡滅

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人以爲至論時剖符功臣
下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
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傅於理而已時甘露屢
降濂撰頌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
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　皇上留神
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臻和豐爲祥視前代植金莖以承液誇
嘉瑞以紀年者不侔矣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濂曰文
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
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

異僧集皆由人主爲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衮冕何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後失朝左遷編修十二月遷奉議大夫 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奥之旨敎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弟子四年七月坐考祭禮遲滯與魏觀同謫濂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

事六月嘉禾生於句容撰嘉禾賛十二月擢　太子賛善大夫
階如司業時濂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
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
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
其義　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云且
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請
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覧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
壁時睇觀之六年正月以舉人張唯等爲編修入文華堂肄業
命濂爲之師　上聽政之暇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　太子親
王迭爲之主是月昭鑒録成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
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
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濂曰朕之爲君
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對曰　陛下此心古
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
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顧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
齋室濂侍坐　上問三代曆數封疆之修短廣狹濂歷言之且
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　上嘉納
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仍兼

贊善大夫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録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録其目有十二曰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愼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至是書成　命作序諭以大意濂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於篇嘗侍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生民之艱苦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總裁其事

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濂序曰曆一曰功高萬古二曰得
國之正三曰獨秉全智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家法之嚴六曰兵
政有統世稱爲確論十一月孝慈錄成八年正月 上與濂論
用人 上曰人材不可一槩而論賢能之士或有隱於老佛卜
筮負販者顧在上者能拔用耳否則有志不得上達多矣濂對
曰誠如 聖諭昨有僧名傳者能勤於學以所爲文求益於臣
覩其文甚有可取此其或有可用者 上即命濂取其文覩之
喜乃自爲文諭之三月洪武正韻及 大明律成俱爲總裁五
月丁丑 上御端門出內庫蟠桃核命爲賦九月侍 皇太子
親王遊中都隨處規益既歸 上諭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

居常諷諭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濂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
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
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
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
臣名卿焯德濯功之碑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
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
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所客爲
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
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
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

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濂曰善者與臣一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毁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欣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濂絶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槀署温樹二字於屋室之壁有問及内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濂飲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觀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

召賜坐　上命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壽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四月將有事於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命濂考古制以聞對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喪服傳云宮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既葬而祭宋眞宗時有內喪太常禮院言准禮宜祭天地社稷眞宗時當郊而喪未除嘗以爲疑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爲祭天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　上然之五月　上謂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爕理泰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高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

衆之才茲欲羅致之其道何由濂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 陛下行之得才之效莫過是矣六月 上以濂久典制作宜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 上每謂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頓辭謝不敢奉 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冢子璲之子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愼而戒飭之 上笑語濂曰朕爲卿教子孫濂或奏事久稍倦 上命璲愼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内廷當世以爲異

事復以艱於行步特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良馬
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
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效萬
一耳 上以濂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 詔乃
命贈其父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
榮之 誥辭中稱濂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人以爲 上知人之明云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
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
月時 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憝怒
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含之而罷怒未解召濂對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爲國耳烏可
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
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
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
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
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
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
濂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
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賚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
卿卿今年幾何矣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

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行至家即拜表遣價詣　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　詔褒答太肯謂其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濂獨全初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遂入朝越十四日見於端門

上存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將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宮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凡

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下至寺人衛卒見其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之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其還而難言之濂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爲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既行數日 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首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帝不忘如此濂德重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其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

被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而濂退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謙抑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　朝廷有大議問則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既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故作事不尚表暴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人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為所給亦非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吾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覓金滿橐求一字不

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卻不受 上以問之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 國體也 上深然之貪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忻然爲之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援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援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指授朝廷英俊咸以爲法初奉 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爲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大人長者及濂歸 上面發後學無

師之嘆蓋其道内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
上下信服若是云雖以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又細目
美鬚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
或勸為子孫計則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惟刻
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
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
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
於仁愛閔民有困乏者食為之不飽濂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
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晝人以為
不飲酒寡嗜欲所致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

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以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孫愼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　上念舊臣特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卒于夔府年七十二

野記云宋學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　帝業制禮樂定律曆敷文德配武功　太祖眷禮隆篤其孫得罪當死以學士故未赴市學士不敢請既而連坐學士　高后遣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　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　上未允　皇太子懇請亦未蒙恩命　太子窘遽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

上乃釋公竄之松潘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夔州葬蓮花山下

青溪暇筆云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雲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小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

守溪長語云宋濂字景濂洪武中以文學承 寵渥最久後以老致仕每值 萬壽節則來京賀 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峻陟級躓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稽首謝至明年 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

視之家濂方與鄉人家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已而入宮尚膳　孝慈命左右置蔬膳於側　上問后何爲食素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資冥福　上感悟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風錢塘江稍得延緩後使至則已押至市矣宣　詔得免久之其孫愼獲罪復執來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舍翁家請一先生尚有終始濂教　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遣至四川憩其寺有老衲高僧也濂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以爲無愧何至是哉僧曰此生於滕國常爲官予曰編修僧默然濂是月遂自經死

詞林記云予嘗讀楊維禎序景濂之文其隱龍門也犀乎其虎豹煙霞也其居館閣也燦乎其鸞鳳日星也見瓊曰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瑰詭奇絕揭沉曰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春濤之湠漫也鐵騎之縱橫也武庫之珍異也龍門砥柱之可駭也蓋論其文者然也至其門人方孝孺稱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見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公之所能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過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

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可謂知言矣

陳桱字子經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桱自束髮受書即知弘前人業乃撰紀二百卷傳諸同志又上論邃古逮於高辛下據三史會於有宋述近理刪繁詞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大分凜然大義萬世不可易也其紀年則司馬公之補遺其書法則朱文公之綱目猶不敢自比於二公故但名之曰通鑑續編洪武二年春正月以朱升為學士詹同及桱為直學士未幾以老致仕

詞林記云墳典既遐史傳斯剏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後世沿之

紀言爲寶訓紀動爲實錄文彌繁而道愈遠矣乃若陳子經
元末亂亡潛心史學取朱子綱目之律例述君德治亂之龜鑑
昭示綱彰大義其文核其事該其旨淵以正可不謂良史矣乎
熊鼎字伯潁江西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虜致之僞鼎不就王
師駐南昌參政鄧愈聘鼎及其友楊感生感生入銅陵辭不行
上至南昌愈以鼎薦召見轅門與語大悅欲授鼎以官鼎以母老
固辭乃留愈幕府參贊軍事歲丙午九月徵至京師授湖州德
清縣丞吳元年入中書與諸儒議禮改太常博士編集經史書
類拜起居　上嘗召翰林儒臣論樂鼎從容敷對稱旨洪武元
年與議　上即位後郊祀禮官制法律及賜外夷書詔鼎皆勤

感生仕生作黃牛篇報鼎時浙東新入版圖　上以其地承方氏之亂豪傑多不法六月　命鼎為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尋調山東二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尋陞翰林院學士三年封建諸王以鼎為晉王傅四年改元四大王出沒為寇居民患之　上以鼎不能弭賊遷大同衛五年復授晉王府參軍七年除刑部主事八年西戎朵兒只班率其部落內附　上以鼎老成歷事改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鈔二萬二千貫鼎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再叛意密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鼎裘帽已而遣中使趙成召還　朝鼎行至西涼打班驛朵兒只班果叛令酋長么哥脅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及知事杜寅俱被

害　上聞而悼惜竟遣使葬之於黃羊川立祠致祭仍以所食祿米給其家

魏觀字杞山湖廣武昌府蒲圻人國初江漢既平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爲起居注一月同待制王禕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爲優　上曰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爲羹頡侯怨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爲湯沐邑度亦未弘矣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爲已用

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則太宗爲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
命觀侍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旗旋
毿龍鳳旗東華遙立望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宰僚輪班虎豹
馳月繞珠簾陛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
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甘露於乾清宮禁林　上問
災祥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則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
衆庶懽豫底於清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錫燕紫閣御製序賜之曰
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
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鑾喜泰

彤聿御式燕惭叨紫閣寅淑氣已從天上轉入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群神之祀厥任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頃居翰院日紀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長於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臣九遣　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為令是月陟為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令成以觀為嘉議大夫國子祭酒詳南京國子祭酒

樂韶鳳字舜儀直隸滁州全椒縣人元末兵起有經世之志乙未謁　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

丁酉年授江南行省管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遷給事中
尋進中書左司員外郎本年陞兵部侍郎六年陞兵部尚書正
月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
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凡騎士必善馳射及用鎗刀步兵
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中
式并定賞罰各有差本年六月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
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獻終
獻奏景和徹饌奏咸和送神復奏咸和之曲七月製中都城隍
神主　太祖親為文遣韶鳳奉安九月編集大明日曆命韶鳳
為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

月　上以祭祀還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愼監戒之意諭韶鳳等曰古人詩歌詞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矣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則自警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神既惠并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皆八人禮部具圖以上命樂工肄習之八年三月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攷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韶鳳奏漢祖諸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

於廟時祭於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
牲致祀每西幸即親詣洛陽諸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次上陵
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
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高
祖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
伏臘清明社等節俱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璟直上疏曰
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唯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
帝皆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唐玄
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敕獻昭乾定喬共六陵朔望上食冬至
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每歲春秋仲

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諸陵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上俱從之十一月詔定登壇脫舄禮韶鳳奏古者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履踐者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長者在室則着履上堂而不着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惟蕭何劍履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下壇入廟脫舄升殿梁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唐禮志正旦冬至羣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劍升御座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劍納

爲燕會羣臣應升殿者禮同宋開寶通禮太廟祼獻饋食幷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劒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劒脫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詳朝儀大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劒脫舄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劒納舄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籍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屨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幷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入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襪就位祭畢降壇納舄上俱從之未幾以病免九年起國子司業十二年三月陞國子祭酒

宋訥字仲敏直隸大名府滑縣人訥博學強記動遵矩矱性遲重不妄言笑登元至正癸卯進士任鹽山縣令洪武十三年徵爲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鄗廓塞學者如歸嘗同諸儒應制撰諸勑文操筆立就雅稱 上意遂遷翰林學士十五年五月命撰宣聖廟碑文賜衣帽文綺鈔錠秋七月庚戌 上謂訥曰朕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葢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視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又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是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　上覽之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可乎益自知而用則所見者狹知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下人主豈能知之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所舉任何如爾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可知其人賢否矣十一月以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歷國子祭酒餘詳國子監

李翀字　山西壺關人洪武初由薦舉擢典籍十五年十一月陞爲侍講學士　上賜之勑曰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治民

非文何以昌化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幽微昔有唐天下歲稔時豐無乃弘文館之設有方任館內之事者內相慮勤以致遐邇來庭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欲肩之何用賢之道不齊致遺賢於遠邇今特命爾卿居是任尚期文同韓柳勳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欽哉十七年正月庚戌 上與卿等論武事卿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憲宗用魚朝恩肅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卿曰惟陛下聖明深知茲弊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

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而後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爾十八年出爲浙江右布政使尋以老致仕

劉三吾名崐孫以字行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兄耕孫壽孫皆事元死節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通政衡山茹瑺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爲左春坊左賛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悉多稱旨七月戊寅上問侍臣以民生安否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

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能一日忘之三吾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洸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十九年三月省躬録成初　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應感可爲鑒戒者彙爲一書名曰存心録又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别爲一書名曰省躬録至是頒行之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

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言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茍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年陞翰林學士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地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刑施之各有攸當焉爾三吾悚服稽首而退十二月

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啗醇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三年正月吏部侍郎侯庸劾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黜降別用 上曰儒者不任劇事令教國子降三吾為博士未幾復職十月戊寅 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三吾言大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十一月高麗貢

玳瑁筆詔分三吾與侍講學士戴鈞二十四年七月 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三吾言宋制嫡繼母亡許封所生之母正妻次妻並封古無此制今議正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無子次妻有子俱存未有定議 上曰只封嫡母正妻所生之母則從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乃曰凡人禍凶咎無不自已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何預二十五年二月 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於此命也朕第四子賢明仁孝英武似朕欲立為太子何如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太子天下本若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上

不及對但大哭而罷十二月自陳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罪皆綠素失教致負深恩今雖蒙宥自當引退遂免其官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二月辛丑又謂三吾曰人主之聽斷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蔽塞天下之事無由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

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也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内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奔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悔悟亦已晩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　上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綃衣錢文御製詩命次韻和之劉希則刻於詩前之府燕享則坐於御

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修寰宇通志書禮制集要成
俱倍加賞賚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吾等進講無逸篇 上曰自
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
繫也人君當常存警惕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
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
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
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常
令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
之愈益警惕二十九年八月頒表箋文式於天下先是天下諸
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 上甚厭之乃命三吾等撰

慶謝恩表箋成式頒天下令諸司凡遇慶賀謝恩如式錄進三十年　命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黜竟以是獲罪下獄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所著有坦翁集十二卷傳於世

解縉贊云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制作才矣不獨擅華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直亮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哉

餘冬錄云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遲速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

說與鄱陽朱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士致仕錢宰等諭以欲正是書之意　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　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為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葛鈞字[illegible]河南洛陽人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河南府學教授躬行訓督多所造就二十二年徵為侍講學士時劉三吾以耆儒掌院鈞與相得甚懽凡草創禮儀稽考經籍享祀神祇校閱文卷罔不事事本年十二月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援晉世子急

惰降國子助教未幾復職二十三年庚午九月　上欲加封徐達李文忠三代王爵命鈞考定諸臣封爵之制鈞奏宋制功臣韓琦生封魏國沒追封魏王韓世忠生封咸陽郡王沒追封蘄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王及三代別無舊制若開平王常遇春三代封王出自特恩難爲定例今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追贈三代宜准宋制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元勳三代准贈王爵十一月高麗貢玳瑁筆分賜三吾及鈞等二十四年六月

命授秦晉諸王經以稽古不稱仍降助教後以老致仕

李遜字[illegible]直隸河間府景州人登洪武甲子鄉試二十二年任侍講學士

高遜志字士敏直隸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幼嗜學從父宦游吳中時宣城貢師泰鄱陽周伯琦皆與之交後爲鄮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後編修十六年命署吏部侍郎事尋以疾歸三十年起翰林侍讀學士建文中擢太常寺少卿時黃子澄爲正卿與定國難夙夜匪懈庚辰同董倫主考會試得楊榮胡廣楊溥金幼孜胡濙龍皆爲名臣是科同事者則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葉惠仲則死於建文之難云詳國初吏部侍郎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至正丁酉始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故其性資精敏絕倫長老見之皆咄

咄嗟異方髻齔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五侍父宦遊濟上覽周公孔子故宅求七十子之遺跡慨然嘆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豈可多讓哉但恨今世無聖人不得所依歸耳曹國公李文忠一見奇之待以國士年二十翰林學士宋濂方在中朝以文章道德推重海內四方至其門者輻輳洪武八年父克勤嘗詿誤繫京獄孝孺數言於　朝請代父死既而謫戍江浦又上疏乞身代役皆不報克勤自獄中遣孝孺從濂遊孝孺持所爲文上謁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

謂孝孺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願肯從我游乎即日館置左右日與討論經史爲文辭濂歸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凡四年盡得其所學自是文章繼濂而起一時四方耆儒宿俊無不折輩行與之交而胡翰蘇伯衡葉見泰輩在衛東尤以文學知名當世每見孝孺未嘗不心服也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濂壽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可以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濂嘗欲揚之而不果洪武壬戌　上用學士吳沉揭樞薦　詔徵至京入見陳說多稱旨　上問樞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錫之宴几稍欹必正而後坐　上使人覘之喜其

舉動端整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
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詮選至孝孺獨不詮門
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　皇太子素重其
才召賜食東宮待以賓友孝孺既歸益杜門纂述不出會佐家
得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簿錄家貲械赴闕下　太祖立命釋之
孝孺奉祖母挈妻子家屬數口還鄉鄉人感嘆以爲盛德已而
家益貧窘無以爲資孝孺處之泰然不以爲意嘗卧病絕糧家
人告之則曰聞古人有三旬九食者窮豈獨我哉吾當勝之矣
授徒石鏡精舍若將終身二十五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
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教授　詔許

水陸給舟車明年閏四月携妻抵任山郡荒僻水土暴惡病瘦者十之五士人鮮少雖五經亦無全者孝孺安之書疏糲若飫萬鍾者每昧爽升席爲諸生講解文義至暮嘵嘵無惰容由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蜀獻王聞其賢以賓禮召見每有所陳論輒虛懷聽納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　皇太孫聞其名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建文帝立馳驛召還將用爲執政天下莫不以王佐責望旦夕成功而用事者忌之乃止遷翰林博士再遷侍講文淵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孝孺爲之是時館中徵集四

方名士修　太祖實録及類要大典諸書皆命孺總裁官諸儒於所長各互有得失至孝孺則卓爲一世儒宗　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靖難兵至京駐金川門外官中悉自焚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孝孺聞之持斬衰服晝夜號哭　太宗卽位欲詔天下問左右誰可草詔者廷臣以孝孺對　上遣人召之數次皆不至　上乃使擁之入見孝孺既至見　上益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爲我作詔命左右給以紙筆孝孺大批數字詑擲筆於地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磔之夷其族孝孺臨終絕命辭一章詞畧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

誅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猶君兮抑又何求嗚呼
哀哉兮庶不我尤識與不識哀之如親戚年四十六復有旨收
其妻鄭氏使者至其門已經死門人王稌葦收孝孺遺骸殯之
聚寶山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詞林記云予聞諸黃泰泉云孝孺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
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爲已任弱冠作深慮等論
十九篇謂化民必自正家始又作宗儀十八篇雜誡三十章識
者已知其運用措設不凡矣在宋濂門爲高弟子從濂後每私
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
能存言於蜀王厚撫䘏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

移時去在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爲當世重以蜀王嘗賜號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所著有遜志齋集二十八卷大易枝辭周禮考次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未傳孝孺文章似宋蘇軾雄邁奔放泝龍門狂流倒峽而氣不可遏發爲論著醲粹郁郁雖博極羣書而根據六經憲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爲後先其後李賢亦稱孝孺師景濂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爲知言於乎忠義在宇宙文章在金石孝孺雖死猶生矣

董倫字安常山東東昌府恩縣人世居宛平縣在山林有憂世
之志所學浩博沉潛學者從之稱貝川先生元辟不出洪武十
五年侍臣張寧薦其學行召對稱　旨授春坊右贊善大夫賜
以冠帶侍懿文太子陳說剴切　太祖嘉之十七年十一月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
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從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
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欺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
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為戒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　明主
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
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失則無所不至矣十八年

正月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倫薦諸葛伯衡代巳　上徵用之三十五年東宮晏駕出爲河南左叅議二十年以詿誤坐事謫雲南教官建文元年召入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階嘉議大夫與方孝孺偕入史館侍　經筵是年十月十三日　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緜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略云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明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茲者踐祚之初乃復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萬里來歸金馬玉堂十年如昨自今持杖戒噎則思兆民或阻於饑凭几安身則念一物或失其所乃方孝

孺代撰也先是解縉代夏長文章奏劾都御史袁泰謫河州至
是倫薦之召還爲待詔其汲引士類如此庚辰年命主考會試
得楊榮楊溥金幼孜胡靖胡濙俱爲名臣倫爲人篤實端厚志
存仁恕建文中禮遇甚厚屢懇言當務睦親不報壬午年　成
祖入正大統至是年八十餘　上命致仕出京數月卒詳國初
禮部左侍郎
王景字景彰浙江處州府松陽縣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懷遠
教諭歷陞知州擢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坐事謫雲南撰平雲南
頌及黔寧昭靖王碑建文中召入纂修　太祖實錄守制服闋
吏部尚書張紞前爲雲南布政雅知其賢薦陞翰林院侍講壬

午年　成祖入正大統陞本院學士一日問建文君葬禮景對宜從厚葬以天子禮　上然其言四年充讀卷官未幾致仕卒景博學以古文自擅亦擅筆札然不謹細故與時多忤

解縉江西吉安府吉水人進士洪武二十五年任侍讀學士永樂二年任陞翰林院學士行實詳內閣

王達字達善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初以明經授邑庠訓導入補國子助教　成祖登極姚廣孝薦之命與修洪武實錄永樂元年六月錄成擢編修侍　皇太子於東宮八月命達同侍讀胡廣王應天考試尋進侍讀學士甲申七月進講乾卦九四二文舉儲二爲說　仁宗問楊士奇恐達含諷意士奇對曰講官

非正道不陳豈敢譏諷此宋儒胡瑗之說也　仁宗曰易義無之若遇庸人亦將爲玆說乎士奇曰程子有云凡卦六爻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宋王昭素講易以節儉莫若愛民養心莫若寡欲爲對宋太祖特書其言於屏間　仁宗遂悅命諸臣分撰五經講義以進一日　太宗問建文君如何蓬對曰可與爲善惜輔導非其人以是誤之耳後嬰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詩書心法易經選註桂林機要及大游集

武周文順天府大興人洪武末年初以儒士明經入侍燕邸成祖龍潛時命入侍講永樂丙戌召至慰勞備至特命爲侍講學

士賜冠帶織金羅衣一襲　上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寮亦有知者然未若武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貴知變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爲要妙亦在虛心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効不少次日周文入謝　上憫其老乃命爲侍講學士賜之休沐

胡廣江西吉安府吉水人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掌院事

行實詳內閣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洪武丁卯鄉舉任教諭以薦歷桐城令政行卓異　文皇入正大統聞儼名召試之稱旨授翰林院

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遇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
智先人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講本年秋出拜祭酒以身率
教諸生翕然從化七年召赴行在八年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
院事詳祭酒

黄淮字宗豫浙江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永樂五年歷右春坊
大學士兼侍讀十一年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詳內閣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寧府建寧縣人鄉薦魁閩多士洪武庚辰
進士授國史編修　文皇履極簡入文淵閣更名榮轉修撰侍
講一日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等七人惟榮在出江西守臣奏
章示之二年選侍　皇太子於東宮進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

夫未幾轉右庶子五年命往甘肅閱視邊關險要及糧餉費耗

旋奏稱旨六年給傳奔父喪奪情起復七年正月 車駕巡狩

北京命胡廣金幼孜及榮扈從八年二月 上北征本雅失里

榮仍扈從至臚朐河命榮馳報東宮於南都復還北京九年春

命中官宋成護榮奔喪還閩中 皇太子召起爲太孫講學十

年二月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等逃居赤斤蒙

古諸衛將爲邊患 上命榮同豐城侯李彬往討之十二月榮

馳還奏餉道險遠士馬疲困師不能久居且小醜勝之不武久

當自定 上從之未幾叛者復歸果如榮筭十一月春扈狩北

京十二年三月 上親征瓦剌孛羅 皇太孫從命榮兼尚寶

司卿同胡廣金幼孜扈行十四年陟翰林院學士仍兼庶子十五年扈狩北京十六年夏　高廟實録成值掌院事胡廣卒命掌翰林院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階奉政大夫累官内閣少師工部尚書詳内閣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新淦人革除庚辰進士永樂五年任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十二年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總裁官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兼諭德十五年預修　高廟實録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詳内閣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薦舉永樂初擢編修尋陞侍讀二年兼左中允五年任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十五年陞翰

劉汝思

林院學士兼諭德　上巡北京命輔　皇太子監國十九年正

月改左春坊大學士詳内閣